



曉明女中 謝明絮

## 〈間諜〉

佳作

「克勞斯，救救我！」一名年輕男人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著。他很明顯受了重傷，鮮血正大量流出。

「哼，我們的任務應該只限於偷取資料吧！就算看到有人差點兒被強暴，也沒有必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吧！結果呢？那女孩嚇跑了，而你卻因和那些混混幹架而把自己搞得全身是傷！」名叫克勞斯的男子生氣地說。

「你難道……完全沒有人性嗎？」男人有些吃力地問。

「人性？哈！」克勞斯冷笑：「安迪，黑社會是不需要人性，也不需要愛的。」

「你錯了！」安迪的聲音逐漸轉弱：「你總有一天會發現，每個人都需要人性，還有愛……」最後，他閉上眼睛，停止呼吸。

\*

兩年後。

凌晨一點，紐約布魯克林區的貧民窟。

克勞斯走到一個巷子前停下，這裡是沃倫跟他約好見面的地點。

「你來啦！」看到克勞斯，沃倫露出微笑，接過它交給他，裝有機密文件的隨身碟：「有新任務。下星期一晚上保護老大去華滋賭場，跟全紐約最大的黑幫『泰坦』的

首領見面。我們打算合作」指導老師 馮珍芝  
「知道了。」

回到家，克勞斯打開電腦，用電子郵件報告今天的進展。

七年前，透過聯邦調查局 (FBI) 的策劃，他滲透入這個跨國武器販賣集團——派加納。

身為 FBI 探員，他的任務是了解武器交易對象，以及走私方式和管道，以便讓組織的一切在政府掌握中。

憑著過人的天賦和完美的犯罪手法，令他在短短七年內升為組織內的高級幹部，參與組織最機密的行動。如今，凡是和老大有關的任務必有他的參與。想到這兒，克勞斯不禁為自己的成功露出一抹微笑。

\*

陽光耀眼的下午，克勞斯正靜靜地在咖啡館喝著花茶，觀察街道上來來往往的路人。

露西的身影映入眼簾。

她是克勞斯的鄰居，一位天真活潑的二十歲女孩，在花店工作。此刻，她正抱著一大束花，左右張望，然後穿越馬路朝咖啡店走來。

門鈴聲提醒店員有顧客上門了。

一個女服務生漫不經心地往門口一望，然後愣住。

「請問布魯斯太太在嗎？」露西走到櫃檯詢問。

「誰啊……啊！」一個中年婦女從廚房探出頭，看到花束後露出驚喜的神情。

「這是布魯斯先生要送給妳的。祝妳生日快樂！」露西臉上堆滿微笑，在所有顧客與店員羨慕的眼光下，將花束交給布魯斯太太。

「謝、謝謝！」布魯斯太太感動地說不出半句話，小心翼翼地接過花束。

看到一片溫馨和諧的畫面，露西滿意地轉身。正要離開，目光卻被一個對她揮手的男人吸引。

定睛一看，是克勞斯！

也顧不得現在是上班時刻，露西直接大刺刺地坐到克勞斯對面的位子。

「你怎麼會在這裡？」她驚訝地問道。

「等妳啊！」克勞斯調皮地回答，臉上難掩笑意。

「你好壞！」露西嘟著嘴，故作生氣。

「好啦！其實我是來這兒見一個客戶。不過他被我氣走了。」他隨便編了個理由。

「唉，怎麼會這樣……這樣吧！」露西像是想到什麼似地雙手拍擊：「今天的晚餐到我家來吃，我煮義大利麵給你安慰一下？」

「好啊！」

「那我走囉！掰。」

望著她離去的背影，克勞斯露出一抹

微笑。

露西一直以為他是個窮困潦倒的推銷員。

這個身份，讓他合情合理地住在破舊公寓卻著西裝出門，天天早出晚歸。

自從兩人混熟後，露西三不五時邀請他到她家吃晚飯。

「以前在鄉下，大家都會圍在一起吃晚餐。可是自從離鄉背井來到紐約後，晚餐就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吃了。沒有人可以聊天、分享，好無聊、好寂寞。」接著，她抬頭露出水汪汪的眼睛望著克勞斯，楚楚可憐：「你可以陪我一起吃晚餐嗎？當然並不是每天啦！我知道你很忙……」

面對這一波眼淚攻勢，克勞斯只有答應的份。

他有時會覺得自己像個哥哥在照顧露西，不為任何報酬，只是單純的關愛。

一個和露西年紀相仿，身型相似的女孩自他腦海閃過——潔西。

那個他想鎖在記憶深處，伴隨痛苦回憶的人。

六年前，他在組織裡僅是個菜鳥。

某天晚上，他突然被告知和一夥人去執行任務。

坐在前往目的地的車上，克勞斯才得知那趟任務是去搶劫一台囚車，裡面是派加納的高級幹部。而護送這台囚車的，正是FBI。

「竟然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克勞斯當時心想。

車子一到囚車附近便迅速停下，全員下車，開火攻擊。

既然來不及通知 FBI，又無法阻止派加納，幫了 FBI，間諜身分可能又會被拆穿，事到如今不如袖手旁觀以為上策。

於是，克勞斯找了個隱蔽的角落躲起來，隔岸觀火，卻發現 FBI 的人員中竟有他的妹妹潔西。

自從雙親去世後，潔西便和他相依為命，後來一起加入 FBI。

看到潔西身陷戰場，克勞斯不禁冒起冷汗，深怕她有個不測。

「嘿，你在這兒偷閒啊？」背後忽然響起聲音。

克勞斯轉頭一看，是個比他早一年入組織，同是菜鳥卻愛自吹自擂的麥克。

「你自己還不是？」克勞斯一臉嫌惡地看著他。

「呵！看我大顯身手。」

麥克走到克勞斯旁，將槍掏出來。

「做什麼？」

「老弟，你大概沒殺過人吧！讓我來示範，這兒正好有很多活靶呢？」

麥克將手中的槍朝潔西一瞄，扣下板機。

「碰！」

時間自那子彈射出後彷彿停滯下來。

克勞斯看見那子彈直直朝潔西射去，在她白皙的臉龐上灼出一個致命的焦黑孔洞。速度之快，想阻止也來不及。

潔西身子震了一下，往子彈飛來方向一瞥，嘴唇動了動。

「賈斯汀……」他的真名，只有他倆知道。

克勞斯腦袋一片空白，只覺得好像有

什麼東西正用力撕扯他的心。

他張著嘴，卻說不出半句話來。眼睛直直地盯著潔西。

「還真準。老弟，就這麼簡單！」麥克呵呵笑。

此時，克勞斯的槍口突然冒出死亡的白煙，一顆彈型金屬閃過，而麥克則緩緩倒下，臉上還掛著困惑的表情。

大口大口地喘氣，克勞斯試著撫平內心的波濤洶湧。

好不容易靜下來，他正打算衝上前查看潔西，一隻手卻從背後搭住他的肩。

「回去了！」沃倫面無表情地說道，也不知是否看見克勞斯剛才槍殺麥克的那一幕。

坐在車上，克勞斯望著後方，想透過玻璃搜尋潔西的影子，卻一無所獲。

隔天，FBI 的上司索瑪傳了電子郵件給他：潔西送醫不治。

失去世界上唯一的親人，克勞斯掩面痛哭失聲。

從今以後，他便是孤單一人了。

他恨，恨麥克、恨派加納，更恨他自己無能，沒能及時擋下。

心，從此冰冷。

而他，也不在乎這個世界了。

不在乎殺了誰，不在乎毀了誰？

他如同行屍走肉般活在這個世界，奉命殺人、執行任務。

然而，露西的出現，卻使他如同寒冬般的心悄悄轉變。

她總是帶著陽光般的笑容，銀鈴般的笑聲，永遠蹦蹦跳跳，充滿活力，就像……

潔西。

每當望著露西，克勞斯總會不由自主地將她的臉孔和潔西重合，彷彿潔西又活過來似的。久而久之，他看待露西便如同看待自己的親妹妹。

露西，大概是他自潔西死後唯一能真心對待的人了吧！

\*

陰暗的賭場內，遊戲機和牌桌散發炫目的光芒，誘惑賭客掏出一疊疊的籌碼。

如果再往內走，就會看到一間間豪華的包廂，供客人聊天、交易、談判。

而現在，最靠近西側門的一間包廂，散發幽黃的燈光。

包廂外頭，站滿身穿黑西裝、一臉嚴肅的保鏢，防止外人闖入。

裡面，兩隊人馬隔著一張寬大的長桌保護自己的老大。泰坦那方，是洛爾，一個老謀深算的中年男子。另一邊，坐著一個年近三十，因父親過世，成為派加納新頭子的憂鬱青年，羅密歐。

克勞斯就站在羅密歐後方，觀察在場每個人的一舉一動。

洛爾正和羅密歐討論一批槍枝的交易，臉上堆滿溫和的笑容，看似仁愛慈祥。而他的護衛則站在身後，個個成稍息姿勢，臉部緊繃，目光炯炯有神，顯然受過良好訓練。

另一邊，羅密歐的手下懶散地靠在牆邊，鬆鬆散散，慵懶地目視一切。

偽裝，克勞斯心想。這些人是訓練出來的。看似隨意靠牆休息，其實每個人站立的位置早已事先配置。一旦發生突發狀況，

誰該攻擊，誰該防禦，早已內定。

這就是羅密歐的風格，令人輕視、放下戒心，卻又暗濤洶湧。

接著，克勞斯將視線飄向坐在房間一角，身為派加納元老的娜塔莎。

她穿著黃色細肩帶洋裝，外加一件白色小外套。手上拿的是一個廉價皮質暗灰色小提包，鞋子則是白色皮質平底鞋，並一臉緊張地打量大家，彷彿沒見過世面。她的臉上沒畫半點兒妝。

不，正確來說，她把自己畫成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女孩。將近四十的人竟能假扮成小自己十幾歲的角色，真不簡單。而她之所以會扮成羅密歐的情婦，是認為男人看到情婦，只會覺得她是一時玩玩的工具而不去警戒，這反而成了他們弱點——輕敵。

「那麼，這次的交易就這麼定了。」洛爾詢問羅密歐的意見。

「是的！」羅密歐慎重地點點頭：「貨到時我會再通知你。畢竟你訂的數量挺可觀的，需要時間籌備。」

「沒關係，這不要緊。」洛爾擺擺手。

兩人站起來握手，手下們也立刻靠近，準備護送離開。

「老大！」忽然，門被粗暴地撞開。來者是洛爾的手下之一。

「幹什麼慌慌張張的？」見自己人在大家面前失態，洛爾氣得大喝。

「有一票人在門口打起來，好像是可利斯那夥人，而且正打算攻進來。」手下戰戰兢兢地回答。

「可利斯？」聽到這個名字，洛爾沉下臉。

當初前任泰坦首領交棒時，就是可利斯和他在角逐這個位子。

幸運地，他以些微的票數奪得寶座，可利斯似乎忿忿不平，但當下並沒說什麼。沒想到今天竟叛變了。

「轟！」大門口傳來爆炸聲，隨之而來的是地板劇烈震動。

「什麼，你說用手榴彈？」手下用手貼著耳朵驚訝地大喊，他的耳裡塞著一個耳機，顯然是駐守大門的人傳來的消息。

「洛爾先生，我想我的人馬或許能幫上忙。」羅密歐露出微笑。

「不，絕對不行。」洛爾的反應意外地果決：「這是我自己的家務事，怎能請外人處理？」

「洛爾先生怎麼這樣說呢？我們是朋友呢！」

「羅、羅密歐，」一直在一旁的娜塔莎忽然站起，嗔聲嗔氣地走到羅密歐旁邊背對大家：「外面感覺好可怕，你趕快帶我走啦！」

語氣聽起來嬌嗔，眼神卻透露殺氣，狠狠瞪著羅密歐。

娜塔莎從來不管黑道上的義氣交情，她只在乎自己的老大能否活命。

看到前輩這麼明顯的暗示，羅密歐有些猶豫。

「讓女性擔憂可不是什麼男子漢喔！羅密歐先生。你們還是快走吧！」洛爾說道，接著向他點個頭，委婉地下逐客令。

「嗯！」見對方如此堅決，羅密歐也不方便說什麼。

用眼神示意手下跟上，他率先步出包

廂。

「老大，我們現在趕快從西側門出去。」一離開包廂，娜塔莎立刻說。

「不，走南側門。」克勞斯平靜地回應。

「咦，不是——」

「妳想想，可利斯那夥人若要抓洛爾，必定認為他們會從西側門逃出，我們假使走那條路，豈不活活被逮？」

「這……」娜塔莎咬著下嘴唇，不得不承認。

「我在前面開路，老大就交給妳了，其他人殿後。」無視娜塔莎的不滿，克勞斯說。

「喂！那邊還有人。」忽然，前方的道路出現幾個拿著手槍的彪形大漢，對著另一端大喊，似乎打算叫人來助陣。

「砰！砰！」克勞斯掏出手槍，除掉眼前兩個彪形大漢：「快走！」

他大聲吼道，示意後方的人跟上。

他們在狹長的走廊上奔跑，一路上又幹掉好幾個人。

就在快到南側門時，克勞斯聽見娜塔莎的聲音幽幽傳來：「我待會兒會帶老大從一旁岔開，你去引他們。」

「喂！」克勞斯還來不及抗議，就感到一陣旋風吹過，再回頭時羅密歐和娜塔莎已不見蹤影。

這時，前面出現一面落地窗。克勞斯想也不想就直接用子彈將玻璃打碎，蹬地縱身一跳躍出賭場，警報器則同時響起。

警鈴聲引起可利斯手下的注意，一下

子，四面八方立刻跑來不少人進行圍堵。羅密歐的手下則迅速尋找掩護，一場槍戰一觸即發。

「告訴其他人待在這兒，我去找援兵。」克勞斯低聲對一旁的手下說道，然後迅速起身，朝賭場附近的一座小教堂跑去。

在那兒，克勞斯命沃倫部署了一百多位弟兄。本來是以防若發生意外事件羅密歐可以到教堂內避難並被保護，但看來現在卻是要來幫忙這邊落難的弟兄了。

寧靜的夜晚，因被賭場的騷動而弄得喧鬧不休。

眼看四下無人，克勞斯拔腿狂跑。

「有人跑走了！」不知從哪兒傳來高聲的呼喊，接著立刻湧出不少人開始追逐克勞斯。克勞斯暗叫不妙，躲進灌木叢中匍匐前進，好不容易爬到教堂附近，悄悄溜到門邊開一個縫進去。

耶穌的雕像高高立在最前端，一臉嚴肅。兩旁點著白色蠟燭，昏暗中微弱的燭光在空中緩緩搖晃，一片神聖莊嚴。

「沃倫，快點，發生狀況了。」克勞斯朝教堂大吼。

然而，回答他的只是空曠教堂的回音。

「沃倫？」一股不安自克勞斯心中升起。

現場完全沒打鬥痕跡。到底發生什麼事？

「裡面有人！」外頭的人大概聽到克勞斯剛才的叫聲，激動地大喊。

克勞斯立刻趴下，用一排排長椅當掩護。

大門被撞開，然後是人群雜亂的腳步

聲。

「在哪裡？」一個男人緊張地詢問。

克勞斯靜靜等待，暗中觀察敵人。大概有十個人上下。雖然人數稍多，但真要打起來也不是問題。「砰！砰！」一個男人在克勞斯的槍響下應聲倒地。

其他人迅速轉向槍聲方向，卻沒看見半個人。

「砰！砰！」克勞斯又趁機殺了一個人，然後趕緊以長椅為掩護匍匐前進。

「在那兒！」有個男人大叫。頓時槍聲齊響，克勞斯也立刻反擊。

一個，兩個，三個。還剩五個。

然而，另外五個男人卻已倒在地上痛苦呻吟。

「怎麼可能？」克勞斯愣了一下，卻瞥見一個黑影自教堂外的窗口閃過。

「沃倫！」克勞斯大喊，但那人卻跑不見了。

\*

一頭霧水的克勞斯回到住處，打了好幾通電話給娜塔莎、羅密歐和沃倫，甚至其他幹部，但是皆無人接聽。最後，身心俱疲的他乾脆倒在床上昏睡過去。

「鈴鈴鈴！」

刺耳的電話聲將克勞斯從睡夢中驚醒。他立刻跳起，看了床頭櫃的鬧鐘，下午五點。老天，他竟從昨晚睡到現在。

迅速奔向電話接起，是娜塔莎。

「你還活著啊！」娜塔莎似乎不樂見到這種狀況：「我打了好幾通都沒人接聽，

本想在死亡名單上寫你的名字呢！」她的聲音很失望。

看來他睡得太熟了。

「老大怎麼樣？」克勞斯急急地問。

「沒事了！我帶著他招了一輛計程車奔回總部，叫更多人去幫忙。雖然平息這場風波，但泰坦易主的事實卻改不了，因為可利斯那夥人已佔領泰坦總部，所有工作人員無條件投降，洛爾身邊只有一些貼身護衛，要挽回大局根本不可能，現在還得靠我們庇護。」

「喔，那沃倫為什麼——」

「到時再說，再見！」娜塔莎就這麼將電話掛斷了。

「可惡，自以為是的女人。」克勞斯氣得摔上電話，這時才注意到答錄機的燈光在閃爍，有人留言。

他按下按鈕，一個男人的聲音傳出。

「克勞斯，我是歐蓬，大事不妙了……」聽到歐蓬的聲音，克勞斯身子僵住。

歐蓬是聯邦調查局的藥物研究員，也是他的好友。自從克勞斯當了間諜後，歐蓬就一直避免和他聯繫以免他的身分曝露。

因此，他會打電話來一定是十萬火急的事。

「……聯邦調查局日前抓到一名派加納的間諜，間諜承認之前曾將潛入派加納探員的名單交給該組織高層，因此你最好小心些！」

恐懼感迅速竄遍克勞斯全身。

「叮咚！」輕柔的門鈴聲聽在耳裡竟令人恐懼。

克勞斯拿著手槍，謹慎地走到門邊往貓孔一看。

是露西。

他鬆了一口氣，將門微微打開。露西手上抱著一包紙袋，裝著滿滿的蔬菜。

「我剛剛買了菜，今天要不要一起吃晚餐？」

「好、好啊！」克勞斯愣了一下，緩緩點頭。

「那我先回去囉！」露西打開自己的門，笑笑道。

「嗯！」克勞斯微笑，也走回自己的房間。

「喔！對了，我還會煮玉米濃湯喔！」露西在他關門前喊道。

克勞斯點頭微笑，卻沒發現門沒完全闔上。

走進屋子，他在電腦桌前坐下，閉眼沉思該怎麼辦。

「不准動！」一個低沉的聲音自背後傳出，一枝冰冷的金屬管抵在他的背脊，那是一把槍。

克勞斯雙手高舉成投降姿勢慢慢站起轉身。在場有六個男人，每個手上都拿著一把槍對準他。

「呵，多虧那女孩使你開了門，好讓我們卡住門再趁機而入。」一個男人冷笑道，然後轉頭對其他人道：「帶走！」並拿了一條黑布蒙住克勞斯的雙眼。

克勞斯沒有反抗，因為他不希望驚動露西。

露西要是知道他被抓了，肯定會正氣凜然地衝過來，最後傷痕累累地倒在地上，

甚至一起被抓走。

男人們將克勞斯推上一輛車。經過一段時間後，黑布才再度解開。克勞斯睜眼觀察周遭環境。

這裡是組織的分部，位在郊區，看來他是任人擺佈了。

「走！」一個男人推了他一把，一行人走進分部最深處。

一扇門映入眼簾。

「喏，自己進去。」帶頭的男人對他說道。

克勞斯慢吞吞地往前走，只覺得這個距離好長。

他的後腳才剛踏進房間，男人就碰的將門重重關上，然後是反鎖的聲音。娜塔莎坐在椅子上，好整以暇地喝茶。整個房間就只有她一個人。

「坐下！」她用下巴指指對桌的空椅，待他坐下便道：「你可知你做了什麼？」

「我怎麼知道。」克勞斯冷冷地回答。

「啪。」

娜塔莎將一個牛皮紙袋摔在桌上。

「那就讓我一件件展現給你看。」她從裡面掏出一張照片，那是克勞斯和一位穿軍服男人的合照。

「這是國防部長，你怎麼會和他合照？」娜塔莎大聲質問，見克勞斯不說話，又抽出一張。

這次是和聯邦調查局局長握手。

「我承認我以前是 FBI 的探員，後來因受不了上級的壓迫才逃出加入派加納的。」克勞斯脫口。

「是嗎？」娜塔莎冷笑，拿出一疊厚

厚的紙，上面記載密密麻麻的文字：「三月二十一日，你在寄給『前任』上司的郵件上寫：派加納建立新基地，位於拉斯維加斯；三月二十二日又寫：派加納將於下星期一在華滋賭場和泰坦首領見面。這些都是組織近期活動，你要怎麼交代自己不是間諜？」娜塔莎一臉得意。

「冤枉。」克勞斯平靜地說：「有些資料是可以造假的。」

「冤枉？你別再裝下去了。」娜塔莎罵道：「打從我們的間諜傳來侵入組織的探員名單，我們就一直監視你。當然，紙是包不住火的。你的種種行為已告訴我們，你根本就是間諜。要不是羅密歐念及你替組織付出這麼多，甚至在幾次任務中救了他一命，希望以『死於任務』的方式讓你光榮地死去，你以為我們還會讓你繼續活著？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想，就算我先斬後奏，羅密歐也不敢說什麼。畢竟背叛者只有死路一條，這是很久以來就訂下的規矩。」

這時手機鈴聲響起，娜塔莎不情願地接聽，卻笑顏逐開。

「監視你的人在外面等待呢！進來！」她朝門口大喊。

沃倫打開門，對克勞斯點頭微笑。然而，令克勞斯更吃驚的是，露西接著走來。她身上的衣服還是剛才去買菜的那套。

「怎麼樣？」見到克勞斯臉色蒼白，娜塔莎得意地詢問。

「這……怎麼會？」克勞斯驚訝地說不出半句話。

他一直以為和露西的相遇是單純的邂逅，沒想到竟是刻意的安排。



在娜塔莎的命令下，露西說出她如何潛入他家，竊取間諜證據的過程。

門突然被撞開。

「克勞斯！」一名 FBI 探員手上拿著一把烏茲槍出現。

克勞斯見狀，立刻跳起跑到他旁邊，然後被其他探員拉出去。

「嗨，克勞斯，幹得好。」索瑪拍拍他的肩。

「發生什麼事了？」克勞斯一頭霧水。

「自從我們得知名單外傳後，趕緊通知所有潛入派加納的探員終止任務並撤出，不過我們卻留了一個餌以抓住派加納的人，那個人就是你。我們派人整天在你的住家埋伏等待，看到你被人抓後立即跟蹤。」索瑪頓了頓又道：「不過為了避免你知道名單曝光而行為怪異，引起懷疑，我們並沒通知你。」

克勞斯忽然很想給歐蓬一個擁抱。真是患難見真情。

「那現在要怎麼處理那些人？」

「抓起來拷問吧！」索瑪聳聳肩，一臉不在乎。

「不過，發生這種事派加納總部遲早會知道。」

「不會再有派加納了。」索瑪陰險地笑道：「新任泰坦首領可利斯和我們做了交易，協助我們攻破派加納總部，畢竟它袒護前任首領洛爾。交換條件則是要聯邦調查局做靠山，一旦發生檯面上的事情由我們出面協調鎮壓。」

探員押著娜塔莎、沃倫和露西出來。

娜塔莎抬頭挺胸，彷彿天塌下來有她撐。她可能以為大不了叫人保出，卻不知自

己的靠山已被消滅了。

沃倫面無表情，似乎明白惡有惡報的道理。

露西的頭垂得低低的，根本不敢看克勞斯。

「任務結束了，你回家收拾東西離開這兒吧！上級會把錢匯進你的戶頭。」語畢，索瑪轉身離開。

回到家，經過露西的房間時，克勞斯突然起了好奇心。印象中，露西並沒有記錄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如果現在進去仔細搜索，說不定會發現一些有關自己的蛛絲馬跡。

走到門前，他迅速撞過去。

「碰！」

門應聲打開。

露西的客廳就如他之前來訪的一樣，窗明几淨、簡單整齊。

廚房裡，還放著她之前抱回來的紙袋以及裡頭鼓鼓的蔬菜。

瓦斯爐上的鍋子內裝著煮好冷掉的玉米濃湯。也就是說，她是忽然被通知過去的嗎？舀一匙玉米濃湯放在嘴裡品嚐，甜甜的湯喝在嘴裡竟有一絲苦澀。

克勞斯發現自己在流淚。

他用手抹去淚水，卻湧出更多淚。

「可惡！」他走出廚房，憤怒地重槌牆壁。

一本筆記本不經意地自書架掉落。

那是露西的日記。他的目光停留在攤開日記上的日期，三月二十九。那一天，羅密歐、娜塔莎和他去華滋賭場。

日記上寫著：

「今天是克勞斯陪老大去華滋賭場的

日子。大家都認為這一趟可能會發生火拼事件，所以打算趁亂殺掉克勞斯，創造老大所謂『光榮地死去』。克勞斯曾請沃倫部署一百多人在教堂待命，但沃倫認為沒必要聽一個行將就木的人的指令，因此在西側門帶領部下等候接應。我擔心克勞斯會在戰鬥中跑到教堂求援，所以便暗中等待，打算一有狀況就幫助他，雖然比不上沃倫的一百多人，但總比沒有好吧！真高興能救克勞斯一命。

娜塔莎叫我要小心克勞斯，畢竟他是我監視的對象，但我就是無法不喜歡他。自我有記憶以來，就是不斷地接受組織的訓練。大家對我好，是因我表現佳，沒有人是真心的。但是克勞斯不會。每當我有困難，他會主動幫助我，不求回報。我好希望他是我親哥哥喔，就算只是維持單純的鄰居關係也好，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希望被他發現我是監視者的那一天永遠不要來。」

克勞斯的心情忽然靜下來。

他無法生氣。

靜靜地，他將日記抱在胸前，走出露西的房間。

\*

深夜，一抹人影敏捷地溜進 FBI 的暫時看守所。

克勞斯找到了露西所在的牢房，用事先偷到的鑰匙打開。

露西正躺在床上熟睡，一臉天真無邪，彷彿純潔的天使下凡。

「可惡，我到底在做什麼？」想到自己

接下來要做的蠢事，克勞斯不禁暗自咒罵。

然而，他還是走上前去搖醒露西。

「快跟我走！」他在睡眠惺忪的露西身邊輕聲道。

他們兩人坐上車，開往機場。

「我已經幫妳買好機票，也做了假護照，妳趕快逃到別的地方去吧！」克勞斯說道。

「為、為什麼要救我？我那麼……可惡。」露西一臉疑惑。

「因為妳是無辜的。」克勞斯對她露出微笑。

他知道露西別無選擇。她只能照派加納的要求聽命行事，但是，她其實是善良的。

忽然，他想起好久以前安迪對他說的話：「你總有一天會發現，每個人都需要人性，還有愛……」

是啊，如果沒有人性、沒有愛去幫助別人，很多都會白白受害，就像露西，就像那個差點被強暴的女孩。

他終於了解安迪所說的了。

「你可以停下來一下嗎？」露西忽然問道。

「怎麼了？」克勞斯將車停在路旁，轉頭詢問。

「砰！」

露西手中多了一把手槍，直射向克勞斯。

「妳！」克勞斯痛苦地叫了一聲，既憤怒又困惑。

「你想不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吧！」露西冷笑道：「還記得安迪吧！他是我的哥哥。你對他見死不救，就休怪我這樣對你！在教

堂救你只不過是想親手殺死你罷了！日記也只是個幌子。」

「要是我沒救妳出來，妳也沒這個機會殺我。」克勞斯咬牙切齒地說。

「你錯了！」露西露出微笑：「會有人來的，因為我根本不是派加納的人。」

「什麼？」

「我是可利斯派去派加納的間諜。」她頓了頓又道：「因此，就算你今天沒來救我，可利斯也會派人來帶我走。」

忽然，她的身子一陣。

隨著露西的倒下，歐蓬出現在她身後。

他站在車外，手上拿著裝了滅音器的槍。

「歐蓬！」克勞斯喊道。

「可別以為我是來幫你報仇的。」歐蓬微笑：「這女孩自以為當上間諜就很了不起，態度非常驕傲，惹得可利斯的高級幹部不滿，要我在她執行完任務後除掉。」

「你是可利斯混入 FBI 的間諜？」

「不錯！」

「這……」克勞斯覺得一切來的太快。

間諜、間諜、間諜，大家都是間諜！

沒有一個人是純真的，沒有人。

他感覺到傷口正在惡化，疼痛開始蔓延。

「歐蓬，救救我！」他痛苦呻吟著。

「哼，誰叫你亂救人。就算覺得有人是無辜的，也沒有必要正氣凜然、拔刀相助吧。結果呢？這女孩死了，而你也受傷了。」歐蓬冷冷地說道。

「你難道……完全沒有人性嗎？」克勞斯有些吃力地問。

「人性？哈！」歐蓬大笑：「克勞斯，黑社會是不需要人性，也不需要愛的。」

「你錯了！」克勞斯的聲音逐漸轉弱：「你總有一天會發現，每個人都需要人性，還有愛……」最後，他閉上眼睛，停止呼吸。曾經，也有一個人這麼跟他說。

---

甘耀明  
評語

這篇小說的劇情精采絕倫，絕無冷場，諜對諜，諜中諜，作者寫法深受好萊塢電影影響。這部小說的結構與劇情沒得挑剔，應該寫成長篇小說。但是，以短篇小說來看，劇情轉太快，如果多著墨於克勞斯與露西的情感幽微，會更特別。